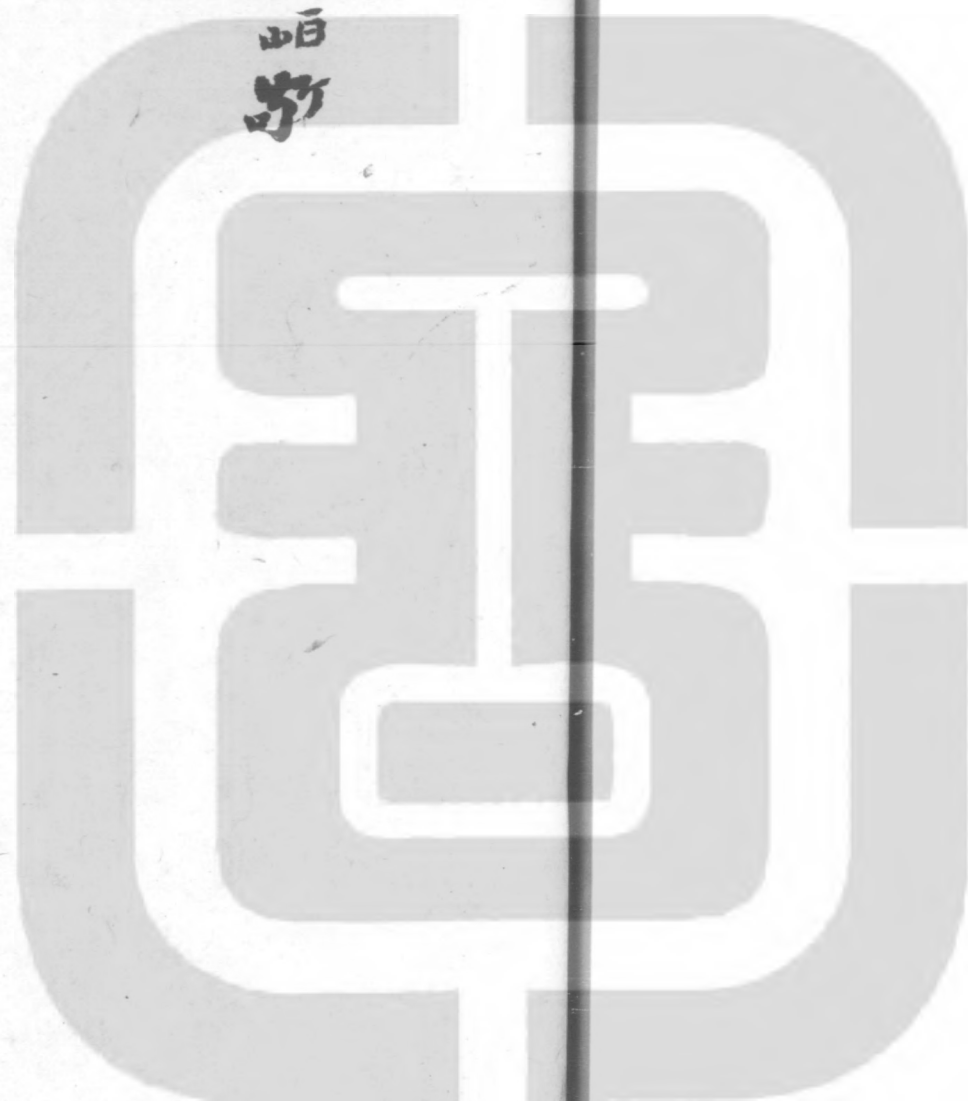


泊宅編

殷懋
貞



方氏泊宅編序

泊宅翁學博而志剛少時謂功名可力取不肯與
世俯仰晚得一官益齟齬不合慨然歎曰大丈夫
不爲人則爲己先聖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迺取
浮圖老子性命之說參合其要以治心養氣反約
而致柔年老而志不衰酒後耳熱抵掌劇談道古
今理亂人物成敗使人聽之竦然忘倦時出句律
意匠至到扁舟茗雪之上娼嬋娟弄明月興之所
至輒悠然忘歸使翁少而遇合未必如歲晚所得
之多也一日過予於桐洲出所著泊宅編示予予

曰此翁筆端游戲三昧耳胷中不傳之妙盍爲我
道其崖略翁默然無言予因書以序之丹陽洪興
祖慶善

泊宅編卷第一

方勺 仁聲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學博行高東坡謫惠
州過而愛之號曰玉巖居士仍爲作真贊居士
不娶坡每來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呼之居
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
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居士後以遺逸得官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篤學勵志不事科舉守臣
陳襄鄧溫伯蒲宗孟皆以遺逸薦於朝元祐初
被召命以學官初坦求喪親廬其墓日託棲真

寺隨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復置庖爨蓄奴僮
閉戶脩然讀書勸則默坐而已嘗一夕已滅燭
室中忽自明有僧長揖而入與坐談玄久之謂
坦求曰教授行且仕宦壽不過六十僧去而復
聞如初坦求爲太學博士十年無他除改其後
以選除潁川吳王宮教授卒年五十七

王昇字君儀居嚴州烏龍山布衣蔬食無書不讀
道釋二典亦皆徧閱爲湖婺二州學官罷歸山
中杜門二年不赴調一日自以箕子易筮之始
治裝西去時年將六十矣旅京師數月良勸將

謀還鄉左丞薛昂以其所撰冕服書獻之稍歷
要官君儀之學尤深於禮易久爲明堂司常宣
和乙巳以待制領宮祠復居烏龍故廬每正旦
筮卦以卜一歲事豫言災祥其驗甚多金人據
臨安諸郡驚擾嚴人皆引避山谷間公獨燕處
如平時且增葺舍宇以示無虞壬子正月微感
疾謂貳車黃策曰陸農師待我爲屬官不久當
往但太元書未畢且不及見上元甲子太平之
會此爲恨爾數日卒年七十九

東坡旣就逮下御史獄一日曹太皇詔上曰官家

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驚曰孃孃何自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憲而言曰今日得二文士然吾老矣度不能用將留以遺後人二文士蓋軾轍也上因是感動有貸軾意

朱行中自右史帶假龍出典數郡年纔踰壯守東陽日嘗作春詞云小雨廉纖風細細萬家楊柳青烟裏戀樹濕花飛不起愁無比和春付與西流水九十光陰能有幾金龜解盡留無計寄語東城沽酒市拚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自以為得意後歷中書舍人帥番禺得罪安置興國軍以死流落之兆已見於此詞

王欽臣自西京一縣令召入議法與介甫不合令學士院試賦一篇但賜出身卻歸本任以二詩獻公其一云蜀國相如最有詞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賦罷還無用寂寞文園意可知其二云古木陰森白玉堂老年來此試文章宮簷日永揮毫罷閒拂塵埃看畫墻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疇坐雙檜堂吟曰二疎離漢

去壽應聲曰大老入周來壽字全夫少年登科
踈縱不事事晚益流落終於武義縣主簿嘗寓
婺州清連寺醉中題壁云驚雷殷殷南山曲一
夜山前春雨足美人睡起怯輕寒衣褪香綃紅
減玉朝雲靄靄弄晴態野柳狂花無管束東風
也自足春情吹皺兩溪烟水綠

元祐中東坡帥杭予自江西來應舉引試有日矣
忽同保進士訟予戶貫不明賴公照憐得就試
因預薦送遂獲游公門公嘗云王介甫初行新
法異論者譏譏不已嘗有詩云山鳥不應知地

禁亦逢春暖即啾啾又更古詩鳥鳴山更幽作
一鳥不鳴山更幽

歐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九年東坡大書重刻于
滁州改泉冽而酒香作泉香而酒冽水落而石
出作水清而石出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
題小詩于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令
丐寬假令疑胥受賕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某
但見其所留詩知他日必顯出其詩令笑釋之
韓信栖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秋風吁嗟天下

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介甫嘗戲作走卒集句云年去年來來去忙倚他
門戶傍他牆一封朝奏緣何事斷盡蘇州刺史
腸

先子晚官鄧州一日秋風起忽思吳中山水嘗信
筆作長短句黃鶴引遂致仕其叙曰予生浙東
世業農擲角失所天稍從里閭儒者游年十八
娶以充貢凡七至禮部始得一青衫間關二十
年仕不過縣令擢纔南陽教授紹聖改元實六
十有五歲矣秋風忽起亟告老于有司適所願

也謂同志曰仕無補於上下而退號朝士婚嫁
既畢公私無虞將買扁舟放浪江湖中浮家泛
宅誓以此生非太平之幸民而何因閱阮田曹
所製黃鶴引愛其詞調清高寄爲一闕命稚子
歌之以侑尊焉生逢垂拱不識干戈免田隴士
林書圃終年庸非天寵才初闢茸老去支離何
用浩然歸弄似黃鶴秋風相送塵事塞翁心浮
世莊周夢漾舟遙指烟波羣山森動神間意聳
廻首名韞利鞶此情誰共問幾斛淋浪春甕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

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

徽宗興畫學嘗自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爲題無中程者或密扣中貴答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頻伽鳥也是時殿試策題亦隱其事以探學者如大法斷案一案凡若干刑名但取其合者不問詞理優劣或曰王言而匿其指柰何曰此正古之射策在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自古繼世宰相前漢所稱韋平而已漢袁楊二族最盛亦不過三四人唯李唐一門十相者良多

至裴氏趙郡李氏一家皆十七人秉鈞軸何其盛也本朝父子繼相韓呂之後未聞

自古相國最久者唯召公三十六年一朝宰相最多者唯武后六十八人

韓忠獻公之子粹彥帥定武或勸取幽燕者粹彥折之曰國家奄有四海寧少此一彈之土耶唐庾作傳贊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始之者寇萊公成之者公也

王黼自入仕登庸無他異唯合眼時覺有物隱隱如玉筋頭長不盈寸開眼則無之他人不知也

每有慶事則微痒而動搖率以爲常靖康初金人犯關黼正憂遽忽痒甚喜不自勝微以手按之其物忽落掌中狀如筋不久及旣

介甫嘗晝寢謂葉濤曰適夢三十年前所喜一婦人作長短句贈之但記其後段隔岬桃花紅未半枝頭已有蜂兒亂惆悵武陵人不管清夢斷亭亭佇立春宵短

逃祐自殿監遷八座不數進見母夫人久病痢諸藥不効憂悶不知所出令李昂筮軌革有真人指靈草之語一日登對上訝其悴具以實奏

詔賜一散子數服而愈仍喻只炒椿子熟末之飲下

王直方云王介甫在翰苑見榴花止開一朵有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陳正敏謂此乃唐人詩介甫嘗題扇上非其所作

泊宅編卷第二

方勺 仁聲

予弟圭字仁宅博學好古未壯而卒平生不喜作
科舉文既卒於其篋中得二跋尾遺藁今載於
此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告巫咸神碑在鳳翔
府學又一本告亞駝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
皆同唯偏旁數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
爲名者二十二獨無所謂熊相者以事考之楚
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作難及懷王熊槐十一
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



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云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皆臨我者真謂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熊槐耳其後五年懷王怨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又云今又悉興其衆以偏我邊境也是歲秦惠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齊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旣勝楚而告於諸廟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秦人疾之幸於一勝徧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

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是歟余昔固嘗怪秦楚庸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於天下然以隣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聞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於盟詛之美婚姻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有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纔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郢及邾長

而史記止言六國敗退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
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
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興改元實
一千四百四十九年

石經跋尾云右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
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
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
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
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
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

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
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蔡邕
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
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岍崩石没于水者幾半隋
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
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
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
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
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
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五代理滅殆盡

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
遂加意搜訪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
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
者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按
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
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
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傳之本也獨公羊
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
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歎惜哉
吾友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靳然

寶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勒如是予二
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

崇寧五年長星見蔡京斥居浙西時事小變士大
夫觀望或於秉筆之際有向背語蔡既再相門
人蘇軾者自漳州教授召赴都堂審察獻議乞
索天下學官五年所撰策題下三省委官考校
以定優劣坐是停替者三十餘人軾為太學博
士遷司業卒

今之巧官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
孝公仕有不稱職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

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潁陽令薛恭
本縣孝者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
宣即奏賞換縣乃對移之所起也

狄武襄公青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位樞府既貴
時相或諷其去面文者但笑不答 仁廟亦宣
諭之對曰臣非不能姑欲留以爲天下士卒之
勸 上由此益愛之

宗澤婺州農家子登進士科調館陶尉凡獲逃軍
即殺之邑境爲之無盜時呂大資惠卿帥大名
聞其舉職因召與語仍薦之且誡之曰此雖除

盜之一策恨子未閱佛書人命難得安可妄殺
况國有常刑乎澤靖康中爲副元帥後尹開封
卒

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潭音譏黃河兩派貫於三城
之間秋水泛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唯
中潭屹然如故相傳此潭隨水高下若所謂地
肺浮玉者楞嚴經云乾爲洲潭濕爲巨海

烏程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予買田村下因閱金
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泛宅往
來苕霅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續仙傳云志

和越人而唐史以爲婺人予喜卜築之初聞同里之高風遂得友其人於千載因作詩識之王侍郎漢一見號予泊宅少翁仍爲作真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唐李一品貴極當時嘗爲衢州刺史作懷嵩樓西城上刻文于石以懷嵩洛有白雞黃犬之歎後竟以謫死樓有公畫像頎然七尺真偉人也但鼻端微曲耳

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以來往望之若紫雲橫亘沙漠上

自登州岬一潮度海即至島島有五所即禹貢之羽山

西漢梅福自九江尉去隱爲吳門卒今山陰有梅市鄉山曰梅山即其地也

會稽山爲東南巨鎮周迴六十里北出數壠葬者紛紛得正壠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同一山下瞰鑑湖湖外有山橫抱如几案案外尖峰名梅李尖地里家謂之筆案陸氏葬後六十年生孫佃爲尚書左丞趙氏葬八十年生曾孫抃爲

太子太師自是陸公贈太保趙公贈少保

泉州萬安渡水濶五里上流接太溪外即海也每風潮交作數日不可渡劉錕據頌表留從効等據漳泉恃此以負固蔡襄守泉州因故基脩石槁兩涯依山中託巨石槁畔造屋數百楹爲民居以其儼直入公帑三歲度一僧掌槁事春夏大潮水及欄際往來者不絕如行水上十八年槁乃成即多取蠣房散置石基益膠固焉元豐初王祖道知州奏立法輒取蠣房者徒二年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欲鑿之地夜視

盆中有大星異衆者鑿之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納青朮數斤於其中以辟溫氣

湖州豪右吳伯陽有子侗寓太學方預薦伯陽夢若游奕使者立廳事東階欲延之坐不可問秀才在不對曰不在遂去伯陽送出門見道中旌幢儀物彌望不絕語伯陽曰秀才歸但道天赦曾來侗是舉禮部奏名第一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或捕得數大缶誣以樞密書案之子緹之所

鑄也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鞠之案上
紆不伏再遣侍御史沈畸既至繫者已數百人
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鍛鍊紆竟坐
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以死張再遣亦
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
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
在於但畏人而不敢天可以爲世之戒矣

詩中用乾坤字最多且工唯杜少陵記其十聯乾坤
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吳楚東南坼乾坤日

夜浮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納納乾坤大行
行郡國遙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胡虜三年
入乾坤一戰收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開闢
乾坤正榮枯雨露偏

玉山鄭泰者粗有家貲一夕夢若使者來謁延之
坐忽曰從爾貸萬緡泰方自叙力薄其人曰天
符已下徑去不顧後數日火邑人見一四目道
士郊外舞笏而入凡笏之所指則火隨而起它
日驗之所指皆鄭之僦舍其直恰萬緡

一士人汭汭東歸夜泊村步其妻熟寐撼之問何

事不答又撼之妻驚起視之舌腫已滿口不能
出聲急訪醫得一叟負囊而至用藥糝比曉復
舊問之乃蒲黃一味須臾者佳

鄧菊甲於天下父老云其品無慮六七十紹聖初
先子爲教官主善堂後所有僅五十種乃前任
劉正夫求於諸邑得之聞頗恨不盡其佳品而
去

泊宅編卷第二

泊宅編卷第三

方勺 仁聲

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請
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場
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
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
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
山昌國又東南爲溫州雙穆南天富北天富場
十分著爲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
煉鹽所謂熬波者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

鹽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而已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曬灰故也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爲嫩青白爲上色黑即多鹵或有泥石不宜久停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以近海水鹹故爾後來法雖少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廬法且水性以潤下爲鹹其勢不少折則終不可成鹽安邑池鹽以濁河曲折故因終南山南風以成若明越溫杭秀泰滄等州爲海水隈輿曲折故可成鹽其數亦不等唯隈輿多處則鹽多故二浙產鹽尤盛他路自溫州界東南止閩廣鹽勝五錢比浙賤數倍蓋以東南最偏海潤下之勢旣如此故可以爲鹹不必曲折也

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無水源但乾沙爾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顆鹽大者重三四斤其色紅瑩軍行以和食飲

西安有池產顆鹽周迴三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勁兵屯守池中役夫三千餘悉亡命卒也日支鐵

錢四百亦多竊鹽私買蓋絕塞難得鹽自熙河
蘭鄯以西仰給於此初得此池戎人歲入寇其
後拓地六十里斥堠尤謹邊患遂絕

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而寶貨法凡

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錢一

千五百八十餘銀一流直錢千

朱提縣出銀音殊時當是

時黃金一兩纔六百銀一兩纔二百東坡常怪

今之黃金不若昔時之多蓋今縻之者衆宜其
少而價貴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量酒之升斗小量穀之升斗大

昔人飲酒有數碩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畝所
收之粟人食月一碩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
豈有一人能飲數碩而日食五升米乎無是理
也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

為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隴為田

層起如階級然每遠引溪谷水以灌漑中途必

為之磴不唯碓米亦能播精

播精謂去其糠粃以水運之正如人

為其機巧如此

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為用山

到崔嵬猶力耕之詩蓋紀實也

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者爾當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爲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巾李琮詩有腥味魚中墨鳥賊也衣成木上綿之句

螺填器本出倭國物像百態頗極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

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錫賚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枕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磐固侯

鹽官縣安國寺雙檜唐宣宗時悟空大師手植今三百餘年矣其大者蜿蜒盤礴如龍鳳飛舞之狀小者與常檜不甚異宣和乙巳春朱勔遣使臣李蠲取以供進大者載由海道遇風濤舟檜

皆碎小者只自漕路入既獻上蠲轉二官知縣
鮑慎好賜緋

虔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朝廷爲立賞增俸而邑
官常闕不補它官以職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則
至界上移文索案牘行遣而已大抵此地唯水
最毒嘗以銅盆貯水須臾銅色微黑或大錫餅
挈佳泉以自隨處瘴鄉者有詩云避色如避難
冷煖隨時換少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

越州禹廟有元圭匱藏之色黑如黧徑五寸厚寸
餘肉好相信上下有邱州將掌封鑰

贛石數百里之險天下所共聞若雨少溪淺則舟
舫皆檣以待有留數月者虔州水東有顯慶廟
甚靈或至誠禱之則一夕長水數尺送舟出石
故無雨而漲士人謂之清漲前此士大夫有禱
輒應刻石以識於廟廷甚多東坡北歸行次清
都觀有自笑勞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之
句

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宗皇
帝御書故也當時朝廷每有頒降詔札則池水
盡黑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紳嘗記其事

明州有僧佯狂頗言人災福時號癲僧王君儀年弱冠寓陸農師佃門下力學工文至忘寢食一日癲僧來託宿陸公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曾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興見君儀猶挾策牕下一燈熒然睥而言曰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書不偶直至年四十八又夢癲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是時癲僧遷化已久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叵測明年陸公入預大政首薦君儀遂除湖州教授君儀嘗謂予云欲游四明求師遺事爲作傳以報之而未能也

大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時節使呂吉甫帥杭暇日常入山見師春容道論頗似契合有問呂太尉如何師擺頭曰無力臘月三十日要你有力圓照禪師宗本常語人曰我不勸尔出家學佛只勸尔惜福修行大通常語人曰我只勸尔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

大通乃圓照弟子時稱吳中二本

婺州有僧嗜猪頭俗號猪頭和尚而莫測其人祥符寺轉輪藏成僧俗設齋以落之一僧丐齋衆見藍縷不爲禮僧拂袖而去或曰此猪頭和尚

也使人邀請僧怒指大藏曰我不轉此藏亦不轉衆聞其語異相與追之僧曰要我轉更三十年竟不顧而去三衢衢守饌猪頭召師邑封自牖窺之見一鬼食其旁已而師坐亡衢人奉香火良謹有禱輒應一日見夢於人曰吾將還鄉矣蓋自師之出至是恰三十年寂無施金轉藏者故老憶師言備禮迎其真身歸置藏院郡人輻輳輪不輟停此寺因建長堂予因閱師辭世頌知是定光佛也

王瀉之爲京西佐漕攝河南府事因丁外艱有羣雀集几筵啄踐祭食揮去復來彥祖偶撲得一雀自以刀斷其首擲棄中庭徐察之此雀忽身首相就翩然飛去其後彥祖還南徐爲人訟田安置廣德軍未幾妖人張懷素辭連就逮竟謫死南方

范迪簡南劍州人起白屋官至卿監年八十餘諸子自岫以下皆登科顯宦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居地名黯淡灘初欲買宅或云中有怪不可居試使數僕宿其堂廡伺之每夕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間不甚畏人諸僕相與謀以

卧具裹之束縛就烹其怪遂絕或云此喪門也

泊宅編卷第三

泊宅編卷第四

方勺 仁聲

樞密蔡公卞帥五年道無錫挈家游惠山是日邑人楊生與數僧間步殿上聞公來戲言曰蔡侍郎無子吾與之爲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後三歲還朝次無錫仍忽悟前身爲楊生能言其居舍親戚與平時所嗜玩毫釐不差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昇者問其父死之日仍生之時也然三日後復問則懵不能言矣二家至今往來如姻眷後奏補陟將仕郎

前世法書名畫有藏之秘閣者謂之閣本流俗看
畫但云閣本則翕然稱善范文正公知睦州奏
以唐處士方干配食嚴光謂干爲御史方蒙遠
祖下鷗鷺源御史所居取畫像本家無以塞命鄉人
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間有旨下
諸郡取前賢畫像睦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玄
英之像豈不謂之閣本乎

聯句或云起於柏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爲乎泥中
胡爲乎中露泥中中露衛之二邑劉向以謂此
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

此則聯句之所起也

世言行李據左氏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
作行使予按史記臯陶爲大理一本大李又天
官書曰熒惑爲李徐廣注云外則理兵內則理
政又黃帝有李法一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
號揔兵刑故名李法北史叙傳李氏先爲堯之
理官因爲氏後改曰李則李與理其義自通蓋
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鄭當時
之言治行理亦治也左傳曰一介行李又曰行
理之命

今州縣獄皆立臯陶廟以時祠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

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溢壞居民田廬凡數十里朝廷降鐵符十道以鎮之壬寅歲鹽官縣亦溢縣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嚙去邑聚纔數里邑人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片重百斤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咒貯以殺青木匣遣曹官同道正下縣建道場設醮投之海

中

海溢又謂之海嘯
史文只云海溢

治
疑是治

通州治靜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鹽官縣蜀山雷山一帶沙漲而靜海並海十里內沙再毀初鹽官自投符後稍稍沙漲前此經制司差武經郎路升等措置水利乃欲築長堤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不可行

番陽吳令昇知靈璧縣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磬成每泝汴進入縣境別有一河號清河取都城稍徑或由此河載磬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

宣和己亥夏吳中雨下如墨色明年乃有青溪之

變

狀頭時彥母懷之彌月夢數人皂衣肩輿一金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彥故小名十狗同年錄見之

從事郎林毅嘗夢黃衣吏持文書列十人姓名在其中謂林曰召公等作豐都使者請書名林視餘人徃徃皆相識而俱未書名乃語吏候九人皆簽字然後及我吏曰諾月餘又夢如前而九人者皆已書押林遂書之相次所謂九人者已二三死矣林方治任西游至泗州卒從政郎任楫初聞林說戲曰公果作使者幸一援我林卒未久任殂謝

彭汝礪元祐末自八座出江州與婦翁宋朝散俱之官朝散忽夢上天召作文記遽答曰某不能請召尚書爲之未幾尚書卒其夫人宋尚少艾臨終於領巾留頌爲別云百世因緣六年夫婦從今以去不打這鼓

福州幽巖寺千人麪床君謨作帥因聖節遣人昇置使厨久之院僧禱護伽藍神春會動無麪床何以聚衆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

齋神聲諾而不見形問何人神對幽巖每歲恃春會以贍衆願請麪床以歸公領之明日公庫中夜失麪床令問幽巖果已還院莫不異之

朱曉容者嘗爲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間後因事返初惟工相貴人初朱臨姚闢久同學校每試姚多在朱上馮京榜中二人俱赴廷對未唱名前數日京師忽傳一小賦乃朱殿試之作也姚謂人曰果爾縱不作魁亦須在甲科自歎平時濫居其先及至魚龍變化之地何爾懸絕因遍詣術士質之亦訪容師未見殿唱日禁門未開或

云曉容在茶肆中姚走見之容方與一白袍偶坐指示姚曰狀元已在此偶坐者馮當世也姚力挽就隣邸燈下視之曰公第幾甲朱第幾甲相次辨色入聽臚傳皆如師言

朱臨年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吳興城西取訓詞中仰而高風之語作仰高亭於城上杜門謝客一日曉容來謁公欣然接之是時二子行中久中秋賦不利皆在侍下公強使冠帶而出容一見行中驚起賀曰後舉狀元也老僧自此不復更閱人往杭州六和寺求一小室寄迹待科

詔下乃西游耳公初未之信後三年春久中偶至六和容叩伯仲行期久中告之師曰某是日亦當離杭矣是秋二朱至京舍開寶寺容寓智海相次行中預薦明年省闈優等唯殿試病作不能執筆是時王氏之學士人未多得行中獨記其詩義最詳因信筆寫以答所問極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經御覽神宗愛之行中日與同舍圍碁每粘子欲下必罵曰賊秃蓋恨容許之悞也未唱名前數日有士人通謁行中方碁遽使人卻之須臾謁又至且曰願見朱先輩行

中叱其僕曰此必省下欲出關者耳同舍曰事不可知何惜一見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溫揖行中起附耳而語曰某乃梁御藥門客御藥令奉報足下卷子上已實在魁等他日幸相記行中唯唯而入再執碁子手顫不能自持同舍覺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行中念容獨往智海容聞其來迎門握手曰非晚唱名何爲來見老僧必是得甚消息來行中曰久不相見略來問訊爾師曰胡不實告我馮當世未唱第時氣象亦如此行中因道梁氏之事師喜甚爲命酒留

欵且曰吾奉許固有素只一人未見爾當邀來
同飲仍戒曰此人藍縷不可倨見亦不得發問
問即彼行矣燭至師引寺廊一丐者入見行中
不甚爲禮便據上坐相與飲酒斗餘不交一談
師徐曰此子當唱第先生能一留目否丐者曰
爾云何師曰可冠多士否丐者擺頭曰第二人
師躡行中足使先起密徵其說但曰偶數多更
無他語而散明日飯罷率行中寺庭閒步出門
遙見余行老亦入寺師不覺拊髀驚歎謂行中
曰始吾見子以謂天下之美盡此矣不知乃有

此人行中曰此常州小余也某識之師曰子正
怕此人昨夕聞偶多之說今又覩此人茲事可
知也行中發解過省皆占二數及聽臚傳行老果第一行中
次之行中釋褐了往謝師師勞之曰子誠福人
今日日辰以法推之魁天下者官不至侍從其
後行老止帶貼職領郡而已

行中名服
行老名中

尚書右丞胡宗愈夫人丁氏司封員外郎宗臣之
女自幼穎惠無所不能其善相人蓋出天性在
西府時嘗於牕隙遙見蔡丞相確謂右丞曰蔡
相全似盧多遜或以盧蔡肥瘠色貌不同難之

丁氏曰吾嘗一覩盧像與今丞相神彩相似其
後蔡果南竄又戶部尚書李常除老龍尹成都
途中貽右丞書夫人一見其字畫驚曰此人身
筆已倒不久數盡仍須病咽喉而死李公行次
鳳翔中毒而卒

泊宅編卷第四

泊宅編卷第五

方勺 仁聲

蜀人石藏用以醫術游都城其名甚著陳承餘杭
人亦以醫顯然石好用煖藥陳好用涼藥古之
良醫必量人之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以湯
劑或補或瀉各隨其證二子乃執偏見於冷煖
俗語曰藏用擔頭三斗火陳承篋裏一盤冰
道士王裕福唐人術數頗工常云天運四百二十
年一周而七甲子備謂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
今正行鬼元後十八年復行天元當有太平之

應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故也

乙巳年說

服金石藥者潛假藥力以濟其欲然多諱而不肯言一旦疾作雖欲諱不可得也吳興吳景淵刑部服礪黃人罕有知者其後二十年長子橐爲華亭市易官發背而卒乃知流毒傳氣尚及其子可不戒哉

古之賢人或在醫卜之中今之醫者急於聲利率用詭道以劫流俗殆與穴坏挾刃之徒無異予目擊二事今書之以爲世警王居安秀才久苦痔聞蕭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命舟自烏程

走錢塘舍於靜邸中使人迎醫醫絕江至杭既見欣然爲治藥餌且云請以五日爲期可以除根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以一藥洗之徐用藥線結痔信宿痔脫其大如莢復以藥餌調養數日遂安此工初無難色但放下大腸了方議報謝之物病者知命懸其手盡許行橐所有爲酬方肯治療又玉山周僅調官京師舊患膀胱氣外腎偏墜有貨藥人云只立談間可使之正約以萬錢及三緡報之相次入室中施一針所苦果平周大喜即如數負金帛而去後半

月其疾如舊使人訪醫者已不見矣

故老云王捷燒金先用毒蛇不計多少殺埋庭中澆以米泔令生菌因取以合藥後造室築基掘得一蛇頭如人形捷不久而終

和州烏江縣高望鎮升中寺真宗登封曾此駐蹕因賜寺額寺僧有負主僧金久而不償病且革自誓爲畜產以報既卒主僧晝寢夢病僧披衣入床下覺而異之須臾猫生一子稍長極馴擾每客至則歡迎走報見非其人者輒謹隨之人有知者呼其名必前怒噬至主僧呼則昂首

號叫若求隱其事者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塌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縣官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誅數日聚惡少千餘焚居民掠金帛子女脅虜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等與賊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歙守天章閣待制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入青齊單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

室通判州事守御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
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郡
守棄城走州即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
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二
三朝廷遣領樞密院事童貫常德軍節度使譚
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
置江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方七佛引衆
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
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
五賊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青河堰賊列

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馘二萬十八
日再火官舍學官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
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等由
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斬五千級
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
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百七十里
生擒方臘及僞將相方肥等妻邵子毫二太子
凡五十二人毫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
萬招徠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
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

起應之據處州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崑山賊陳十四公等皆起兵略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百餘萬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賊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刺史崔義元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惑愚民而貧乏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

僻處東南趨睦而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材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賊一旦發焚蕩無一存者羣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徵貨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人自洞中逃出偶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崑榴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幾人會稽進士沈傑嘗部民兵深入賊境親覩其事爲予言賊之始末因稽合衆論撫其實著于篇

自青溪界至歙州界有鳥道縈紆兩旁峭壁僅通
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於兩崖上駐兵
防遏下瞰來路雖虬蟬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
犯境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
霧毒爲解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立祭酒治病使人
出米伍斗而病隨愈謂之伍斗米道至其滋盛
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爲其流至今蔬食事魔夜
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嚮以張角實起於
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

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
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則務攘攷以挺亂
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
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旣變者有之有捨
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
死地務絕其本根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
聚而反者有之此風日煽殆未易察治如能上
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而入於此道
不急不急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廬州慎縣黃山連接無爲軍壽州六安界蓋賊巢

穴也山下居民千餘戶而藏賊以活者十七八
賊間發官兵粘蹤逐捕有數年不獲者

泊宅編卷第五

泊宅編卷第六

方勺 仁聲

李伯紀初赴舉輦下一夕酒渴夢雪下以雙袖承
接欲快啗之細視雪片上各有女真字殊不曉
試罷往二相祠下求夢夢立殿陛少頃簾中出
三紙示之一曰上舍登第 二曰監察御史孫宗
鑑三曰宋十相公雖喜有成名之兆而後二幅
語叵測宣和已亥夏京師水溢朝廷方以有司
失隄防勅官吏公時為右史在侍下抗疏指明
災異而未敢以告忽庭闈書寢驚寤呼諸子語

曰適夢一快行家來報云舍人被大水飄出倏
撰已授崇德使此何祥也公因皇恐自叙所奏
慈顏聞之善但趣家人治任待命而已明日謫
沙縣監當踰年得自便而倏撰感疾卒葬惠山
服闋爲太常少卿歲在丙午金人犯闕淵聖
欲親征公建議力駐乘輿遂預大政初公嘗除
察官乃與宗鑑同制今上登極進拜上宰以
御營使撫軍實宋十葉後即惠山寺賜額曰崇
親報德禪院云

東坡謫黃州元豐五年因誕日置酒赤壁高峰與
客飲有進士李委懷笛以進因獻新曲曰鶴南
飛仍求詩坡醉信筆贈詩有山頭孤鶴向南飛
載我南遊到九疑之句蓋南遷之兆已見於此
七年遠謫豈偶然哉

淵聖嘗問聶山古之名者不以山川今名山可乎
山因乞更名淵聖許自擇以進於是以何叅
崇璟等條上自比蕭曹姚宋最後及周昌御
批周昌強直可慕可賜名昌有名刻記之

京師不推酤官置院造麴增其直出賣凡酒戶定
年額斤數占買雖不推亦推也院之井滓穢不

堪汲用唯以造麴特善它井皆不如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

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烏青墩鎮在湖秀二郡之間有烏將軍廟前一池電居其中孽息日繁窟穴漸深其大者如甕盎每春夜遺卵岬草鎮人斃取鹽之以爲包苴之物靖康初右史周鼎亨謫監鎮稅慮其爲患效韓退之爲文投之徙吳松江中衆漁爭取鬻以充庖數日而盡

許幾信州人自戶部尚書除帥太原既陞辭故人
韓昭大卿遺之一馬遂乘以行到府數日因行
香未明跨鞍衆軍聲諾馬忽驚逸獨由衙門疾
馳衆莫能及逮曉方就鞍八座兩手流血急歸
移疾頃之謫宜春流落以死公生於甲午而有
馬禍亦異矣近時陳與義赴湖州乘馬朝拜輒
驚逸退走出門未幾得宮祠以薨陳亦午生

吏部尚書曾楙初取吳氏生子輒不育異人勸勿
食子物如鷄鴨子鰯子鰾子之類公信之既久
不食後取李氏李氏嘗夢上帝詔與語指殿前
蓮花三葉賜之曰與汝三子已而果然

歐陽公知應天府三日謁廟史白有五郎廟甚靈
請致禮不然且爲祟公領之一日食夾子輒失
之明日夾子在土偶手中遂命扁其廟以留守
印封之戒曰予去此則可開然亦無他異

曾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纔十歲一日謂父曰孔
子死時宰予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
曰予親喪以暮爲久况師乎其姊曰只恐聞於
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旁對曰記得夫
子沒時宰予已先亡矣

孔子死時宰予未亡
宰予死實地也

宜興邵穎達赴澶州學官過黎驛挈家謁廟因觀
廡下畫壁忽指壁謂妻曰我亦有姓名在此所
掌功德司妻視之獨不見明日穎達無疾而卒
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經監在京抵當
庫有以十釵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上石
則正白昔唐太宗以黃銀帶賜房玄齡時杜如
晦已死又欲賜之乃曰鬼神畏黃銀易以金帶
又隋文帝時并州出黃銀刺史辛公義嘗以獻
上前史唯載此二事

宣和七年駕幸龍德宮太宰王黼獻詩有巧將千
嶂遮晴日借得三眠作翠帷之句識者曰黼將
不復見君矣

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歐公平山堂詞用此一句
東坡愛之作水調歌頭乃云認取醉翁語山色
有無中

湖州城南居人姚許元祐初爲軍資庫吏盜官錢
儲其家一日錢飛空中散而之他事浸聞府廷
追究決配廣西

建炎已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須
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暗竹

園也

米黻字元章爲文時出險怪而書特奇逸世以米顛名之仕宦久不偶晚節大臣薦對嘗有詩曰笏引上天梯鞘鳴奮地雷誰云天尺五親見玉皇來或問其意答曰初叩軒陛閣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鈇山朱光將治裝赴調汴都一日出門閒步忽見二介聲諾云府君有牒召君光覽之驚忙而歸二人隨之因懇以母老願自陳覬少寬假二人許之既至家寫狀授之二人收狀并牒忽不見光走龍虎山求道士作醮青詞具道所覩醮罷還家一日卒

政和中忽有旨自王府記室至四京列郡諸曹及特奏名進士流外人應帶叅軍者悉去之記室止稱某府某官記室諸曹稱司某曹事特奏名流外人改爲助教意以承平之久不當復以軍旅名其官也然自睦寇一作兵革不息古人以偃兵爲造兵之本豈無意乎

蔡京當國每緣制作置局辟官不可勝數其間如欲變衣冠之制令稍近古講求累年糜費不貲

止易靴爲履而已

術者云久晴欲得雨須遇木克土謂如乙未日之類又云久雨而暮忽雲綻日出但西望黑雲在日上當晴若在日下則未霽驗之信然世有法以每月節朔日辰所遇風雷雨霧月食虹見之類占五穀貴賤中者十七八

劉原父帥長安得漢宣帝時銅甬一上有識云容十斗重四十斤原父以今權量校之止容三斗重十五斤

泊宅編卷第六

泊宅編卷第七

方勺仁聲

東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退之有雜詩一篇亦二十六句押六韻

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鶻生三子一爲鴟禽經曰鸛生三子一爲鸛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鵲楚鳩生鴉南海記曰鱷生子百數爲鱷者纔十二餘或爲鼃或爲鼉然則堯之

有丹朱瞽叟之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
又有管蔡奚足怪哉

國家治賊吏至有決杖者或以爲太峻予曰今人
但見唐韓杜諸詩謂判司簿尉不離簪楚獨不
知自後漢時郎官猶不免杖責侯汶爲侍御史
賦貧民廩糜不實獻帝令杖之五十唐禮部侍
郎令狐岍忤宰相楊炎德宗欲杖而流之然獻
帝德宗不足法也至若賊吏貪黷何足恤哉

唐律禁食鯉違者杖六十豈非鯉李同音彼自以
爲裔出老君不敢斥言之至號鯉爲赤鯁公不
足怪也舊說鯉過禹門則爲龍仙人琴高子英
皆乘以飛騰古人亦戒食之非以其能變化故
耶

閩人陳舜隣爲信州教授其父湜嘗傳法於風僧
哥時時語人災祥十得七八一日復遇僧哥於
京之城西責饒舌且戒自此勿受教授拜它日
當死於水湜歸斬其子曰世豈有子不拜父者
無何日長至舜隣率子弟羅拜湜急止之已再
跪矣是日湜一手中風不能舉明年春約客爲
泛溪之遊未舉爵湜起更衣久之不至視之已

仆於舟尾不復能言輿歸信宿而卒是時玉山
鄭同以八行延入郡學亦預此會湜未嘗識鄭
氏故廬忽謂同曰君宅前水舊是數上聲錢聲今
變爲呵喝聲矣鄭素高貲至是散盡而長子湊
宣和辛丑上舍登第

政和六年江浙大水秋糴貴餓莩盈路張大忠知
宣城縣出郊驗災傷見岍傍羣烏銜土狀若累
冢大忠異之令發視果有殭屍在其下衣帶間
有金剛經一卷

王易簡江州人 道君朝起寒族與子寓遭遇皆

致位通顯建炎間還鄉屬李承亂全家被害初
王氏奉事九天採訪使者甚謹寇壓境城中士
大夫皆遷避王氏亦逃於使者祠下夜夢神告
曰依城自佳何必外求明日復還舊居城陷遂
及旣使祠在城外二十里

山間小青蛙一名青鳧飛走竹樹上如履平地與
葉色無別每鳴則雨作又一種褐色而澤居名
旱渴晴則鳴鄉人以此卜之

宣和辛丑罷郊學及貢法並依熙豐故事翁養源
爲國子祭酒頗患文敝欲革之而未能蔣存誠

代之白堂具學官異論者衆請徙罷黜太宰王
黼問異論者誰對曰固非一輩而宋齊愈爲之
首黼曰百家諸子自前古不廢忽悟言失遽曰
但元祐學術不可不痛懲耳蔡太師聞之因對
力詆黼崇異學將害陛下紹述之政又稱黼
引用非人黼曰洪炎京所用黃庭堅甥也因取
蔡條所撰西清詩話奏之上令御史臺彈劾即
逐炎而蔡王之黨自此始矣

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冠注云今江東
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冠鳧陸龜蒙集有禽暴

一篇正爲野鳧害稼而作

人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凡物亦然裴氏新書
曰庖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
若睡寐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此越人以滅
吳之道也

鷦之字有三義師曠曰赤鳳曰鷽故南方朱鳥七
宿取名焉詩曰匪鷽匪鳶鷽鷽也音團又曰鷽
之奔奔則今之鷽鷽也白虎通曰一穀不升撤
鷽鷽

鷽集皆鷽鳥也而有義焉鷽冬取小禽燠爪掌曰

則縱之視其所適之方則是日不於其方擊搏
杜甫作義鶻行是也隼擊物遇懷胎者釋之化
書曰隼憫胎是也可以人而不如乎天地之間
有吐而生子者鸕鶿兔凡三物

予外舅莫強中喜爲詩頗有思致掌豐城得蜀漕
蔡冲允書歲餘始達小詩寄謝云故人音信動
經年蜀道間關不易傳將謂天涯消息斷西風
一葉落堦前

王荊公當國欲逐張方平白上曰陛下留張方平
於朝是留寒氣於內也留寒氣於內至春必發
爲大疾癘恐非藥石所能攻也東坡著樂全先
生集序乃以安道比孔文舉諸葛孔明二公議
論不侔如此安道元豐間以宣徽南院使退居
睢陽是時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安道獨上書力
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
昨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而已莘老曰
某亦得書尚未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二事
人罕知故記之

朱肱吳興人進士登科喜論醫尤深於傷寒在南
陽時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視之曰小柴胡湯

證也請併進三服至晚乃覺滿又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以視之乃小柴胡散也肱曰古人製艾咀謂剉如麻豆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所以入經絡攻病取快今乃爲散滯在鬲上所以胃滿而疾自如也因依法旋製自煮以進二服是夕遂安因論經絡之要盛君力贊成書蓋潛心二十年而活人書成道君朝詣闕投進得醫學博士肱之爲此書固精贍矣嘗過洪州聞名醫宋道方在焉因攜以就見宋留肱款語坐中指駁數十條皆有攷據肱惘然自矢即日解舟去由是觀之人之所學固異邪將朱氏之書亦有所未盡邪後之用此書者能審而慎擇之則善矣

朝散郎路時中行天心正法於驅邪尤有功俗呼路真官嘗治一老狐亦立案具載情款如世之獄吏所爲云狐能變美婦以媚人然必假冢間多年髑髏以戴於首而拜北斗但髑髏不落則化爲冠而用事已則埋之欲用則復以爲常蓋不假此則不能變也人死骨朽爲髑髏尚有靈古方治勞疾用天靈蓋既能治疾豈不能爲妖

邪世有術者事髑髏能知人已往事

楊蟠宅在錢塘湖上晚罷永嘉郡而歸浩然有挂
冠之興每從親賓乘月泛舟使二笛婢侑樽悠
然忘返沈注贈一闕有曰竹閣雲深巢雲人閒
幾年湖上音塵寂風流今有使君家月明夜夜
聞雙笛人咨其清逸

泊宅編卷第七

泊宅編卷第八

方勺 仁聲

祥符中潁州饑當路者奏出省錢十萬緡以紓艱
食之民令明年蠶事已緡納緡謂之和買當是
時一緡之直不滿千民得本錢經營數月收什
一之息至期輸公頗優爲也近時有司往往不
復支錢視物力以輸緡物價翔貴一緡非六七
千不可官吏督責急於水火民不堪命久矣比
年二浙薄旱已軫宸慮至以親詔下求民瘼謂
州縣不給和買本錢以致怨咨感天變上之恤

隱可謂至矣豈知州縣奉行之不謹邪

唐杜牧欲來吳興尋舊約三上時相書以弟顓病求醫爲辭乞知湖州旣至而私願復不諧後世果可欺邪

周离亭嘗言作館職時一同舍得疾遍體疼每作殆不可忍都下醫或云中風或云中濕或云腳氣用藥悉不効疑氣血凝滯所致爲製一散飲之甚驗予未及問所用藥沈思久之因曰據此證非延胡索不可周君大駭曰何以知之予曰以意料之恐當然耳延胡索桂當歸等分依常

知疑是和

法治之爲末疾作時溫酒調三四錢隨人酒量頻進之以知爲度蓋延胡索活血化氣第一品也其後趙待制霆道引失節支體拘攣數服而愈

橘皮寬中降氣消痰逐冷有殊功他藥多貴新唯此種貴陳須洞庭者最佳外舅莫強中知豐城縣得疾凡食已輒胃滿不下百方治之不効偶家人輩合橘紅湯取嘗之似有味因連日飲之一日坐廳事正操筆覺胃中有物墜於腹大驚目瞪汗如雨急扶歸須臾腹疼利下數塊如鐵

彈子臭不可聞自此胃次廓然蓋脾之冷積也
抱病半年所服藥餌凡幾種不知功乃在一橘
皮世人之所忽豈可不察哉其方橘皮去穰取
紅一斤甘草鹽各四兩水五碗慢火煮乾焙搗
爲末點服又古方以橘紅四兩炙甘草一兩爲
末湯點名曰二賢散以治痰特有驗蓋痰久爲
害有不可勝言者世醫惟知用半夏南星枳實
茯苓之屬何足以語此

四物湯婦人之寶也洛陽李敏求赴官東吳其妻
病牙疼每發呻吟宛轉至不能堪忍令婢輩釵

股按置牙間少頃銀色輒變黑毒氣所攻痛楚
可知也沿路累易醫殊無效嘉禾僧慧海爲製
一湯服之半月所苦良已後因食熟麪又作坐
間煮湯以進一服而愈其神速若此視藥之標
題初不著名但云涼血活血而已敏求報之重
徐以情叩之始知是四物湯蓋血活而涼何由
致壅滯以生疾莫強中一侍人久病經阻發熱
咳嗽倦怠不食憔悴骨立醫工往往作瘵疾治
之其勢甚危惻強中曰婦人以血氣爲本血榮
自然有生理因譙遣衆工令專服此湯其法以

咀每慢火煮取清汁帶熱以啜之空腹日三四服未及月經候忽通餘疾如失

一婦人暴渴唯飲五味汁名醫耿隅診其脉曰此血欲凝非疾也已而果孕以古方有血欲凝而渴飲味之證不可不知也又一士人無故舌出血仍有小穴醫者不曉何疾隅曰此名舌衄炒槐花為末糝之而愈

道士王裕曰有忽患腳心如中箭發歇不時此腎之風毒也瀉腎愈又有人因驚而心不蔭脾忽仆不知人面色黃是脾絕不治又有人六脉皆

細面拂拂紅色是心絕不治

痔腸風臟毒一體病也極難得藥亦緣所以致疾不同雖良藥若非對病固難一槩取効常人酒色飲食不節臟腑下血是謂風毒若釋子輩患此多因飽食久坐體氣不舒而得之乃脾毒也王渙之知舒州下血不止郡人朝議大夫陳宜父令隨四時取其方柏葉如春取東枝之類燒灰調二服而愈予得方後官贛上以治貳車吳令昇亦即効提點司屬官陳逸大夫偶來問疾吳倅告以用陳公之方而獲安陳君感頌曰先

人也仍須用側柏尤佳道場慧禪師曰若釋子
忍難用此不若灼艾最妙平立量脊骨與臍平
處椎上灸七壯或年深更於椎骨兩傍各一寸
灸如上數無不除根者又予外兄劉向爲嚴椽
予過之留飲訝其瘦瘠問之答曰去歲臙毒作
凡半月自分必死得一藥服之至今無苦問何
藥不肯言再三叩始云只這卓子上有之乃是
乾柿燒灰飲下二服本草云日柿治腸僻解熱
毒消宿血後有病者宜以求之素問腸僻爲痔
提點鑄錢朝奉郎黃沔久病渴極疲悴予每見必
勸服八味元初不甚信後累醫不痊謾服數兩
遂安或問渴而以八味元治之何也對曰漢武
帝渴張仲景爲處此方蓋渴多是腎之真水不
足致然若其勢未至於瘠但進此劑殊佳且藥
性溫平無害也

風淫末疾謂四肢凡人中風悉歸手足故也而疾
勢有輕重故病輕者俗名小中一老醫常論小
中不須深治但服溫平湯劑正氣逐濕痺使毒
流一邊餘苦不作隨性將養雖未能爲全人然
尚可苟延歲月若力攻之縱有平復者往往恬

不知戒病一再來則難以支梧矣譬如捕寇拘于一室則不使之逸越自亡他慮或逐之再至則其禍當劇於前矣此語甚有理而予見世之病者大體皆如是但常人之情以刃質爲已有豈有得疾爲廢人而不力治者此未易以筆舌喻也

小麥種來自西國寒溫之地中華人食之率致風壅小說載天麥毒乃此也昔達磨遊震旦見食麪者譙曰安得此殺人之物後見菜菔曰賴有此耳蓋菜菔解麪毒也世人食麪已往往繼進

麪湯云能解麪毒此大誤東平董汲嘗著論戒人煮麪須設二鍋湯煮及半則易鍋煮令過熟乃能去毒則毒在湯明矣

治痢以櫻栗古方未聞今人所用雖其法小異而皆有奇功或用數顆慢火炙黃爲末飲下或去粟用殼如上法或以殼七五枚甘草一寸半生半炙大碗水煎取半碗溫溫呷蜀人山叟曰用殼并去核鼠查子各數枚焙乾末之飲下尤治噤口痢

凡病唯發背腳氣無補法發背非藥毒即飲食毒

脚氣乃風毒毒在內不可不攻故先當瀉之發背灼艾最要然亦須治之早譚云背無好瘡但生於正中者爲真發背虞奕侍郎背中生小瘡醫者不悟只以藥調補數日不疼不痒又不滋蔓疑之呼外醫灸二百壯已無及此公平生不服藥一年來唯覺時時手脚心熱疾作既不早治又服補藥何可久也

天禧二年開封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衆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薦時號還魂秀才前發解

官皆謫外郡監當明年殿前放王慤以下及第是日睦衢二州各有一王言待唱初喚王言賜進士及第乃衢人久之又喚一王言上問其鄉貫方知前賜第者乃是睦人而衢州者只合得同進士出身及再喚二人審問衢人奏懇念臣已謝聖恩遂只賜睦州者同出身而已明日忽有旨賜睦人王言進士及第自後殿前唱名必傳呼某州某人以防差互

天禧元年四月五日申後京師黑風自北起晦冥市人咫尺不相見久之大雨作天復明父老云

往年疾疫起得黑風而民安

天聖中陸軫同判衢州一日早起覺印堂痒以手
揣摩司空部上有肉突起如指面許大兩日漸
堅實又兩月天庭上亦然又一月天中輔角二
部亦然又兩月左右龍角骨起映印堂甚低是
月印堂連山根與二龍角相應相次左右眉稜
連額角起每以相書考驗此諸部骨起皆王封
侯公相之貴然軫止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典郡
而已其後孫佃入政府贈公官至司空乃知贈
官亦非虛名也

天禧初滑州河決已塞唯龍門未合忽有大風鼓
沙起如連岡勢於未合處淤定於是人得致力

而畢功

已上四事出
陸軫日記也

泊宅編卷第九

方勺 仁聲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
駕巡師江表過而覩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
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
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
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卧賢傑天意眷我中
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海封疆俱効順狂
虜何勞灰滅羣羽南巡扣閭無路徒有衝冠髮
孤忠耿耿劒鏐冷浸秋月

徐積仲車居山陽以疾不仕而士大夫稱其高風
籍甚其家節序享祀動遵禮法然唯祀母而不
祀父此人所未喻

傳曰地反物爲妖以所覩驗之有未然者紹聖中
迎侍居杭之西湖明年春圃中桃實皆雙又明
年先子捐館李友聞來弔因語及之感頰曰其
爲婺州錄叅廨舍櫻桃一株盡雙實亦丁外艱
勺近游建康見太府少卿吳德素云先舍人頃
寓太學齋後千葉桃忽結子十八枚其中一顆
甚大詔下會同舍拈鬮以卜升沈唯徐鐸得其
大者是舉本齋預奏名者十八人而鐸遂冠多
士

命堂閣軒亭名不可不慎黃葆光知處州作賓館
號如歸或曰視死如歸不祥黃尋即死於職龔
澈爲瑞安令亦作如歸亭後得罪編置雷州蔡
京嘗游吳興慈感院院有新堂未名京爲書牓
曰超覽有坐客賀曰行即走名而人臣四見矣
明年京遂入相若是者其偶然邪亦事有符合
邪然語忌不可不避爾

舊傳潁川清漲有神司之據梁史武陵王紀伐蜀

前此江水可揭及登舟而水長數尺皆喜曰天
貧我也又陳武帝自南康赴江州水暴長三百
里賴石皆沒此非清漲乎

後漢郎官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中二十五
人令史止二十人是時郎官不免杖責士人多
耻爲之至齊明帝時始用贖刑魏晉以下參用
高華矣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
外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則
鎖之韓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
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
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輕始不禁其出入
自文公始

令史有久任淹練故實尚書郎往往咨所未喻陸
慧曉曰吾年六十不復能咨都史爲吏部郎也
符堅問尹緯何官對曰吏部令史堅歎曰宰相
才也王景略之儔然則蕭曹豈欺我哉

大梁二相祠世傳游夏也士有未遇上書乞靈往
往見夢雖遠必應越人石公輟妙年鄉舉抵京
夢簾中出一紙只隣州二字石後累舉年踰五

十不得已就特奏名遂爲第一例賜出身是時
上駐蹕臨安府也

維楊僧了因嘗寓長蘆寺暇日與其侶間步江上
見潮泛小蝦登岸有化而爲蜻蜓翾然飛去者
一蝦再至岸未及化又爲潮所蕩及三登忽化
蜈蚣入水蓋忿心所激有如此者

儀真許升微累舉不第寄迹浙右村落中合藥施
人久之夢人贈四句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堂
上呼盧喝六得五升微張九成榜過省唱名第
六以係合推恩人升第五乃在陳祖言之下樓
材之上所謂呼盧者臚傳也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
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爲逋負所迫欲
自經者惻然盡以所賣贈之而親釋其縛因坐
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饑渴乎曰然指路隅竹
萌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
生飲水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爲
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爲浮屠住一小院有
不逞繫馬於堂上者輒病心疼或教使謝過病
良已因丐師言以自警信筆示之曰衆生騎畜

生兩箇不相爭坐底只管坐行者只管行閩人
敬仰之獨一貴人不信貴人者無孫師曰今日
得孫矣然無大小便利詰其故答曰皆心法所
招也果得孫而不育叅議何大圭自閩來云與
師熟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師觀其
詩曰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或云貴人者余
丞相也

前輩敦事契情親而禮極嚴其後禮漸煩情漸薄
今則情禮俱衰矣吳德素云蘇丞相父紳與章
鄒公呂申公同年進士也二公當軸丞相登科
稱年家姪詣門謝謁入獨不召見衆賓了入宅
換道服坐聽事令將命者引趨庭下資拜而退
亦不延坐但傳語勉之而已然二公力推挽丞
相入翰林爲學士登庸之命蓋基於此

哲宗山陵開封府推官白同提點頓地云初開壙
得小碑誌乃有唐一婦人舊所藏穴實貞元二
年歲庚辰正月十二日葬與 哲宗上仙年月
日皆同

宣和中取燕山羣臣稱賀蔡太師京令一館職代
作表仍語以燕人悅則取之一句不得不使其

人歸搜經句欲對未得王安中曰何不曰昆夷
維其喙矣遂用之

蕭振侍郎永嘉人知湖州日二親皆八十餘極康
寧予嘗因語貧歎公曰先祖一百四歲祖母百
二歲世未聞也

侍其傅服水銀久之發痒爬搔成赤疹水銀隨指
爪出細如粟顆建炎中帥杭已昏不任事既罷
疾革未屬續諸姬皆散不禁可爲世戒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刺就楮葉陳無已詩
如養成內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
無已而已又曰崔鷗能詩或問作詩之要答曰
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

王通隋末隱白牛溪教授學者常數百人唐將相
如王魏輩皆其門人也既顯絕口不道其師此
何理哉

崇寧初茅山劉混康先生赴闕一夕拜章罷詔問
何久答曰值天門放春榜欲叩其所覩乞書而
密緘之它日驗其事明年殿唱畢發視止書二
草二木乃蔡疑柯棐也

韓魏公判大名府被旨修大內於一堂中得壁記

乃太宗詩一首意屬燕雲或勸進之不答後韓絳以獻公聞之歎曰吾非不能但人主未忘開邊之志老臣不當更啓之耳

左朝議大夫白同嘗云佛經凡人三世不妄語者舌長舒之可及脰予平生不妄語雖未及脰比常人已爲長矣

舊說眼疾不可浴浴則病甚至有失明者右承直郎白彥良云未壯之前歲歲患赤眼一道人勸但能斷沐頭則不復病此彥良自此不沐今七十餘更無眼病

思慧住道場山予常往見之一夕夢謁師不見但於禪牀上大書一龍絕地四字明日入山知師已授帖移徑山而不省所夢紹興壬戌始游徑山首見長老覺明云此山本龍所居因一禪師行腳過山下龍化老人與語契合因勸師營居演化云此山東天目也吾當遷西天目但留一穴出入它日勿以僧供爲慮至今寺無寸土而常聚千衆予贈明老詩斷章云三十年前曾見夢茲游端可冠平生蓋謂此也

成都府園西樓有大蟒居人不敢登率嘗局鑰虞

經臣作帥宴客樓下蟒忽遺溺正中二武臣之
肩須臾皮肉潰爛成瘡得妙藥治之方愈經臣
爲文遣吏祭之即日毀樓蟒亦不見

泊宅編卷第九

泊宅編卷第十

方勺 仁聲

王球爲龍德宮提舉官眷遇特厚丁未春 淵聖
已幸青城 上皇密遣球哀宮中器用得金萬
兩鎔爲二百挺藏廢井中斃之以石謂球異時
國有艱窘白發之 上狩淮南球奏之有旨輸
行在方具舟會宮中舊卒有知其端者恐球潛
載以遁詣開封府陳告尹欣然召球喻以兵須
正急此機不可失球度力不能奪因盡輦致持
符歸報 朝廷初不加譴其後范丞相當國疑

球與尹乾沒其金下大理鞠治球竟廢死
富韓公曰契丹正強盛奚霄渤海党項高麗女真
新羅黑水達靼回鶻元昊凡十國皆役服之貢
奉不絕唯與中原爲敵國兵馬略集便有百萬
多作大舟安四輪陸行以載輜重遇塘水黃河
則脫輪以度人馬亦欲自滄州東泛海而來爲
牽制掎角之勢

神宗興太學初議堂試式時唯經義論策凡三場
有司擬進上批季一周之四字遂著之令遵行
已久勾元豐六年秋七月入學年尚幼見司業
朱行中服奉行新規甚峻生員犯不檢許人告
賞錢三百貫同保皆連坐屏斥出學甚者殿舉
人皆惕息旣以經術造士恐其忘武備及不知
法律因令每旬休齋輪五人過武學習射又許
生員附律學生試律義以合格者理爲本學考
察又於論場添試律義一道然學者於肄業苟
簡至觀者有射天地四方之語答律義或約法
至徒八年往往傳以爲笑元祐初皆罷

東坡記管仲之無後與桑羊韋堅王鉞楊慎矜王
涯皆及禍謂興利之人如此又子由論李沆爲

相自言無善可稱唯力阻言利者可以報國厥有旨哉

東坡爲郡尤急於荒政元祐中守杭米斗八十已預行措置常云熙寧八年只緣張沈二守不知此策致二浙災荒疾疫只西路死者五十餘萬人是年本路放秋苗一百三十萬碩酒稅虧六十七萬貫

司馬氏南渡據地理志云九分天下有其二而已李嵩亦云五岳神山狄汭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當是時雖自洛徙建康而未嘗棄洛則嵩尚爲晉有與衡爲二矣故曰狄汭其三晉能保洛而不能有蜀今能有蜀而不能存洛絕長挈大則今之土宇亦若晉耳

元豐初文武見任官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九員文一萬一百九十三武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六宗室九百四十四內臣五百八十六

元豐初在京吏人自中密下至諸司共二百九十一處共五千一百四十人歲支六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貫碩匹斤兩

熙寧十年夏稅兩浙最多二百七十九萬七百六

十七貫碩匹斤兩成都夔州二路各只七萬有
零秋稅河北最多七百七十五萬八千一十七
貫碩匹斤兩夔州六萬有零

熙寧十年在京商稅諸門鎮四十九萬八千五百
十一貫有零左右廂店宅務管賃屋一萬四千
六百二十六間空地六百五十四段宅子一百
六十四所歲收二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一貫
六十六文省

諸路酒稅唯兩浙所入最多熙寧末年本路稅收
六十萬五千九百八十四貫七百十五文酒收
一百六十萬八千八百三十四貫一百九十八
文

當年在京歲支宰臣已下百官料錢五十二萬九
千九百五十七貫四百二十六文諸路官員料
錢二百二十五萬六千八百六十七貫而陝西
一路支數最多

熙寧末天下寺觀宮院四萬六百十三所內在京
九百十三所僧尼道士女冠二十五萬一千七
百八十五人內在京一萬三千六百六十四人
三年中死亡還俗共二萬三千一百三十九人

南郊賞給景德六百一萬一百貫匹兩碩領條皇
祐一千二百萬有零治平一千三十二萬有零
熙寧末八百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貫匹斤兩條
改

歲賜大遼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疋正旦衣著四
千疋銀器二千兩生辰衣著五千疋銀器五千
兩

熙八至十凡三年天下大辟五千一百八十二人
三年內命官過犯自刺配至贖銅二千五百九
十二人

元豐中詳定禮文神宗尤篤於大裘裘冕之制
時檢討何洵直欲以黑繒創為大裘如裘唯領
袖用羔帝頗疑其非乃問陸佃佃對曰禮記曰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大裘襲可知又
曰郊之日王被袞象天則大裘襲襲可知大裘
襲襲則戴冕藻十二旒可知故曰冕服有六而
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也帝稱善遂下詔有司製
黑羔以為裘而被以袞議者又謂純用羔恐裘
重難服及裘成輕重纔與袍等帝甚喜唯袞之
制未明帝嘗曰北虜曾貢袞冕一襲其繪星辰

在背疑有所傳宣和中王昶上疏云衮服由漢
至今畫山皆用青有戾於周禮山以章之義畫
帛與雉而不畫帛雉之彝有戾於書宗彝之義
至於畫藻則叢以碎葉亦不知古人觀象與藻
悅同意臣謂畫山尚以赤白故考工記曰繪畫
之事赤與白謂之章而下文曰山以章也畫山
以赤白之章亦猶畫黼以白與黑畫黻以黑與
青也詩曰象服是宜鄭氏云揄翟闕翟之類不
獨后夫人之服如此人君之服亦然書亦曰予
欲觀古人之象然則衮服豈無所取象乎謹按

天垂象見吉凶是天言象也易有四象所以示
是易言象也衮之制繪日月星辰豈非法天之
象歟畫山龍華虫藻火粉米黼黻豈非法易之
象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是衣以陽而在上取乾之象裳以陰而
在下取坤之象而衮服山取艮之象黼取巽之
象黻取坎之象宗彝取重震之象觸類而長之
無有無所象者亦患不細考之耳

往年車駕巡師建康詔以防秋在近令侍從職事
官各條其利害實可施行者聞奏郎官張虞卿

所陳最善其略曰臣嘗歷考前世南北戰爭之際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掠騎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爲我憂使吾斥堠旣明屯戍唯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長江爲阻可也雖無長江之阻亦可也符堅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元以八千銳卒破之於肥水豈非其効也歟不然如王巢以奇兵八百泛舟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江之語韓擒虜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

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人不足與守鮮克有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謂東南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旣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獨周瑜謂捨鞍馬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至於羊祜之言則以南人所長唯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它日成功略如祜策故臣以謂有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謂之不然可也無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爲說者謂虜人以馬爲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爲

難虜人便於作棧而江流迅急非棧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嘗用大棧也州縣一也有最爲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備豫者符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敬渡河格蘇峻濟橫江侯景渡採石考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採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尚朱論也文多不載

吳伯舉舍人知蘇州日謁告歸龍泉遷葬母夫人

已營墳矣及啓堂殯見白氣氤氲紫藤繞棺急復掩之術人視殯處知自是吉地因即以爲墳然頗悔之舍人竟卒於姑蘇

虞經臣

策

元祐中歷察官知雜紹聖初自修注擢

給事中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伏若素蓄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常日唯喜睡至或亂鬻簾帷牕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恩數自爾每有慶事則啗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拜郎前一夕渠來死

李濟翁曰樓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
借人古人云借書一啗還書二啗啗笑也後訛
爲癡字而增至四謂借一癡借之二癡索三癡
還四癡皆濟翁云前輩又以癡爲甌甌酒器也蓋云
借書以一甌酒還之亦以一甌酒甌通作鴟吳
王取馬革受子胥尸沈之江顏師古曰即今之
盛酒鴟夷盃

泊宅編卷第十

光緒庚子八月初三日寄觀主人讀并記



